靜軒先生文集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

送方進士歸省序

甲辰進士三百人觀政于諸司俟銓選幾一載矣今正月
聖天子博采群議更新治道三百輩銓次居後者詔天官卿與之期俾各歸省于家崇孝理也吾新安與者四人方君勉仁在其列鄉大夫士僉謂舜民宜有言餞之夫
朝廷用人莫重于進士科非他流可比故其恩數亦異黄榜以張之宮袍以耀之宴于禮部以嘉之通其籍于金闈勒其名于璧水有司又爲綽楔以表其門世雖庸夫孺子罔有不知進士之爲貴者士之生斯世發身斯途蓋已千百而一二矧又得
賜歸也君之此行其榮且喜爲何如舜民登第時嘗以使事過

故里拜家慶展丘墓會宗族鄉黨亦竊自幸矣然奉公有期不
敢久處歷官迄今又閱六七春秋翹首南望猶昨日耳欲假便
再謁重闈顧未可得又安能如君之
賜歸得以從容爲樂也君之此行其榮且幸又何如抑先正有
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君之族自宋蛟峯
先生而下文獻相望新安右族也君之才穎敏秀異甫弱冠已
籍籍有聲驟掇巍科易於拾芥新安英才也而君之嚴慈永宗
翁江孺人又偕老無恙君至止之日冠蓋莪莪拜伏膝下錦衣
與綵衣相輝映于新安山水間可謂樂天下之樂矣然方今江
以北饑饉比比而分陝尤甚流亡塞乎道途
聖天子宵旰惓惓分遣廷臣賑貸之所望乎列職中外殫心竭
力以轉移之者亦惟吾進士科中人物而已君將出燕薊過河

閩歷將平諸郡踰淛渡淮而南凡政之加於民者利若何而可興弊若何而可革隨所見聞熟思審處一一預為致用之地而憂天下之憂可也不然今日之榮幸竊為君不取焉君之志素遠大他日榮階茂績未易可量必非後天下而憂先天下而樂者因敢述此以為將來之驗云成化乙巳春二月朔旦序

送胡進士歸省序

新安為郡稱大好山水豪傑俊偉代不乏人我
國家建號百年餘郡之士以進士起家者繼踵相望然屬邑有六績溪界在東北士非不學也而不與進士選者自洪武開科亦幾百年矣民登第時是為成化戊戌新安同年者十有二而績溪於是有三人焉去年甲辰新安得第者八人而績溪於是復有一人焉夫績溪之山水之人物古今不異何寥寥百年一

無所遺自戊戌而甲辰僅七載耳四人者乃粲然出乎其間是非山水之運否於昔而人物之出盛於今與四人之中龍川胡氏居其二戊戌榜為永年今官南京大理寺副甲辰榜為文光永年族孫也於戲績溪得四人一邑之榮龍川得二人一族之榮矣今正月

聖天子更新治道教人以孝甲辰進士銓選未及者詔各歸省而文光與其列又何幸哉文光既拜

命以嚴慈具在亟欲問起居治裝戒行不少緩鄉縉紳士共追餞之其姻友上林署丞程君又徵舜民為言以贈姆代非善言者抑聞諸聖人矣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今之進士有位而未立乎其位者也文光年尚富穎敏之資沉潛之學出流輩千萬一旦發身仕途又尚績溪文運之方盛由此而漸躋顯階不難矣

所貴者以忠孝爲大本勤慎爲實功廉潔爲定守使居位而克稱其位可也若夫今日之歸衣紆錦繡徒耀鄉閭之間他日之求品論銀黃無益藪郁之上豈特爲績溪羞哉又豈特爲新安羞哉人將謂進士科不足以得人矣昔張童子生九年自州貢達禮部一舉而進逕乎出身之列及其隨父寧母也衆皆厚餽賂以遺之作詩歌以嘉之獨韓昌黎慕回路贈處之義而欲進童子於道無他念童子爲同門故耳今文光同鄉也幸知于此勿厭舜民之喋喋云成化乙巳春二月丙子序

送陳教諭序

天台之黃巖陳先生希簡教諭吾邑幾九載矣今年春以疾禁將求歸館下諸君子不能遏其去志適舜民謫官滇南順道歸省于家復偕諸君留之至再而先生之志終浩然不可遏迺於是

諸君不忍其去也相率徵言送之唯先生生長台右族學行夙成其起家也以丁酉鄉貢進士其在吾邑也以廉介持已以文學重于人以訏節高行激勵士氣至於析經辯議尤侃侃不倦故館下賴先生造就甚衆發身科第者視昔有加歷典山西四川福建三大藩文衡取士唯公唯明故所得皆愜輿論先是邑廟學隘陋頹敝甚先生既至以增修為已任若泮池若鳴道軒則創始也若三賢祠若射圃亭若藏書閣則有故而湮廢非一日漸之也若號房則因其舊而廣之也自大成殿以下莫不[illegible]營之葺理之煥然一新他如朸朱子祠下庭石重造胡雲峯明經書院興起墜緒類此者不一未始以冷職自諉其費一出於先生已俸學者贄儀與夫役夫傭直有司之力居後矣故館下諸君子多其功不遠千里乞容其學齋卿陳先生爲記勒諸貞珉

以示不忘督學憲臣若婁君謙司馬君豐秀觀列郡師儒猶於
先生稱許不已其茲去也人皆難其九載任滿奏最銓曹以資
則當遷郡博爲太學以望則當權有司陟臺憲使天下士人
咸沐其政教之澤豈特一邑學而已哉以典天下文衡則四海
英才悉在其衡鑑之下又豈特三大藩而已哉不謂其以微恙
遄爲此舉也雖然天台爲郡有山海之瓌富有川澤之沃衍上
蔡桐江回浦諸書院黄山分編參雲澄江諸樓閣亭館具在焉
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先生之歸體大易之
義以頤其神脫然不以一私自累暇則登是山觀是海徜徉乎
是川澤從容幽討乎是書院樓閣亭館覽勝紀奇搜今索古使
胸中之氣益充以雄則今日之恙可不藥而去他日事業之大
可奮然復起爲之有餘力矣夫如是則天之疾于先生正所以

成乎先生也昔人有言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然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舜民之送先生意蓋如此君夫祖餞之際冠蓋亭馬共張之紫與否舜民雖痛疾弗能出然有諸君子及司訓李君仁朱君英又有賢邑侯如藍君者在其不落莫也可知先生於亦不以此為輕重故不贅成化丁未夏四月癸酉序

族伯希文先生禱雨有感序

司巫舞雩所以禱雨也古之人或以德或以政不巫而得雨者亦多矣然必在位為神人之主而此身所關者重乃可得之是故湯主天下禱桑林而雨曾傳主一國孜使理冤而雨徐州刺史百里嵩主一郡行部而雨西華令戴封主一邑積薪自焚而雨未聞有不在其位可以不巫而得之者不在其位可以不巫而得之其道無他一於誠而已矣吾族伯希文先生禱雨而獲

是也先生族之儒者莫逝于醫平生一言一行非誠不立惟其誠故醫投劑輒效起死回生如執左券探囊中物其於禱雨非素藝也歲乙巳旱鄉巫禱累日弗應先生覩之嘆曰太空冥冥非誠曷格乃屏巫率衆禱之不終朝果雨嗣是歲旱衆志必在先生先生憫農夫之望必從而禱禱必雨雨必流通今年六月旱賴先生一雨二日七月復旱先生適以醫留于鄰邑鄉巫病弗效蔔且稿矣族伯希明遣人要先生歸就壇禱之一雨者三日而雲霧靄然猶未息也於是鄉人懷先生之惠族弟廷玉暨好事者又俾舜民爲文紀其績噫舜民身親見之矣其壇中畫八卦星曜之象則與古之檄召五星者相似凡名山古洞禱之所依必命人往乞其靈則與古之禱于山川藪澤者相似於古淵得青蛙甕而畜之則與古之盛蛇醫貯蜥蜴者相似日必引

鄉之人焚香行道望空下拜又爲祝詞俾人行且誦以籲于天則與古之命小童壯舞者相似或獨坐月中跪而默禱則又與古之出野暴露者相似先生之禱其於巫初不甚異然在巫則不應在先生則其應如神何耶誠不誠之分也此誠一至大而動天地感鬼神小而信豚魚孚草木況於雨澤一事云乎哉使先生有位于時推此誠而行之則天下無旱歲矣舜民前年出按張拔辯死獄旱久得大雪人皆以爲喜偶然也初無先生之誠也鄉進士曰儼曰嵩皆先生之子指日有位與舜民同在仕籍凡治民事神之際舉當以先生之誠是勉成化丁未八月六日序

送盧處士還即墨序

處士[illegible]婺源尹盧侯文繡父也侯以名進士來婺源幾

載迎處士就養者半載矣侯德化既洽于民官事暇於脩恭于
膝而處士一旦動張翰尊鱸之思留之不可得戒行有日橋梓
間甚不能情邑士夫僉謀所以餞之有謂處士當念侯之志毋
留數月者有謂處士之去當爲侯再來以慰其志者時舜民適
以遠謫順道歸省于家乃諗于衆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
于外是固侯之志矣子之能仕父教之也詎非處士之志乎昔
歐陽詹遊京師將有所得以榮父母歸昌黎推原其父母之志
謂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
也昌黎可謂善言人情者矣狄梁公爲并州親在河陽登太行
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悵望者久之亦未聞其舍
仕而養何哉蓋爲忠爲孝二者不可以得兼也矧侯於此半載
者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既足處士之樂而郎署之勝山高

海深風土甲於青齊侯之慈闈康寧兄弟無故處士之去亦足以爲樂者是處士在此則侯於羅長康之戚綵堂可以作而其去此則侯於王逢原之思歸賦不必爲矣覩舜民重闈之歡未艾而萬里之行在即者其爲情又何如且以侯之才之德宣直地方一同雷震百里而已哉近之握臺憲陟巖廊遠之秉鈞衡調鼎鼐貤封之榮祿養之貴有可必者是固侯之志亦處士之志也今日之再留與否及去而再來與否吾恐處士與侯之志亦必不屑屑乎此矣衆皆唯唯舜民遂筆之以爲行贈成化丁未秋八月戊子序

鴈門王氏家譜序

鴈門今代州王氏鴈門著姓也譜乃通判蒙化府王君所作其

先居河東元初因徙民實邊移東勝州東勝塞外世次失傳至遯菴者兄弟九人遯菴最少舉進士官終縣主簿君之高祖也元季兵亂東勝居民爲之一空曾祖默齋乃携家而南僑居鴈門

國家統一九有遂貫代州籍鴈門有王氏自默齋始大父養拙軒精於易以早年失恃立思萱堂孝名著於遠近父澹菴永樂中起家胄監授虞部主事陳言不如令謫判河南府歷官有清譽及致政構晚翠亭以自樂且有木菴者爲之弟友恭甚篤俱以天年終君兄弟三人木菴亦二子君又克纘家學致位今官君之子汝敬暨及猶子又凡十人且復有子及孫鴈門之派於是駸駸乎盛矣君念河東已遠東勝復淪於沙漠遯菴僅以名位著彼八兄者若名若字若行實若子孫皆不可考默齋之南

遷其不絕也如綫今三四傳而益繁且頹不有紀述以詔于後則祖宗遷移之艱既泯而子姓昭穆之分或淆矣此譜之所由作也譜之起斷自遯菴首之以世系次之以小傳其間生偶名號仕隱卒葬諸凡所載疑其疑信其信未始妄有所增綴既成帙適余謫家化出以見示且謂宜有言敘之竊惟古者族雖無譜而宗法之立百世不紊故在春秋時猶有文昭武穆之說自晉魏以門地用人士大夫競以譜自重然人心不古往往恥絡寒微妄冒顯著甚至張九齡與張說通譜杜正倫求附城南之譜郭崇韜且拜子儀之墓蹤戚眞僞不復可論先正有言宗法立則人知重本家之有譜正所以立宗法也彼庸夫愚人固懵于此若前諸子所為陽若相繼陰實自絕不惟無補而宗法之壞甚矣在昔崔盧李鄭暨太原王氏為五姓故凡王姓者皆祖

太原河東乃太原近世君之族出太原無疑也今家譜之名乃于此而不于彼且自避地以上不敢妄有所援君之賢古之前諸于相去遠甚後之人苟能因此而興水木本源之思使宗法不紊出則如遯卷忠孝一脉世濟其美則君之族由茲益大爲門即太原五姓之稱不獨著於曩昔矣君名大制字弘化別號省軒年方踰艾剛毅有爲他日崇階茂績所以光其前而裕其後者未可量也後之續斯譜者尚其有賴於君弘治戊申夏五月望日序

校正雲峯胡先生文集序

先生文集二十卷兵燹散逸往往傳録者什不一二其全不可見矣先生七世孫用光暨其子鄉進士濬掇而拾之後先所得以篇計者凡百數爲前編又輯諸先達序記碑贊之屬爲先生

發者爲後編至於元史列傳及先生行實則爲附錄置之首簡也卒膠東鹽侯卒先生之文僅存而未泯也請蕭田陳先生湖召序之將壽諸梓而以校正見屬舜民何人惡敢僭妄及此所恃者聞見於家君抑齋先生所錄新安文集舜民過鄱陽又得抄本于大方伯周公子建於是有以參互考訂更其舊編而類分之如右焉詞義有僞可辨者居其一有疑似者兩存之不可考者少雖一二字多或半簡皆闕之不敢強若夫詳畧不同則主乎舊本以別本增入而分註之且每類各底其末以俟再有所得吁夫先生去今百五十餘年道德問學之懿今天下學者所共仰著述諸書今天下學者所共識固有不待此集而傳者矣但此集不傳則大爲先生之後君先生之鄉守先生之邑者其責何可逭乎哉此舉也有功於其先侯右章于文獻有功於

斯文不特此一事觀此一事其他可知矣弘治己酉春三月甲子序

瑞桂詩序

歲丙午星水龍侯文綱以名進士宰婺源先是公署有桂二株高可二丈許侯既戾止每退食輒休其下越明年政通民和桂遂結子纍纍綴樹如葡萄然摘剥之味甘美可食邑薦紳暨諸士民喜相語曰此和氣之所召也競爲瑞桂詩以頌余遠謫過家家君抑齋先生裒其詩爲一卷命余序之以遠行弗果亦以一時一物之瑞未足爲侯輕重者又明年戊申余歷選今官至冬復隨牒歸省侯飲余公署中覩桂子之結視前惟倍於戲異哉詩不可以不傳序不可以不作矣按爾雅桂一名木犀黃花者能着子以是言之固未爲瑞今茲之桂植數十年顧不結於

侯未至之先而結於侯既至之後謂之非瑞固不可謂之非侯之政之所感尤不可侯平易近民不苛不縱一舉措一號令務愜人情不爲赫赫之聲而民陰受其賜桂之瑞所以應之記曰政訟平則芳桂常生余於侯驗之矣否則不必結於今日凡有植之者皆可結不必結於侯之公署凡山顛水涯皆可結也或云侯之子田性質穎異齒未成童而器識已如老成人桂之瑞或應乎此余曰不然田人瑞也桂物瑞也田之瑞本乎一生積存之積與乎義方之訓桂之瑞本乎一二年間愛養斯民之篤二瑞皆侯之德之政所致者讀瑞桂之詩爰考侯之行事雖不知侯之有田亦必知侯之有後如田矣田他時所就其亦郁林之一枝歟侯發軔仕籍顯點不日可至發源一小邑豈能久淹瑞桂之詩將與甘棠之詠並[illegible]無疑也余不敏[illegible]此爲[illegible]

之引弘治己酉秋九月初吉序

送上舍李君宗德還濟南序

朋友以人合者有合必有別別而送之古今通情也合有淺深則別有難易至於送之以言不生乎愛必生乎敬非卒然若迎濟南李君延齡字宗德由太學上舍籍名銓曹有日矣一旦還其父致政常德別駕公之命來視其兄太守公宗仁于新安郡邸不數月言還郡庠諸君子尹正葷以余將赴考功順道過郡相率徵言送之蓋宗德之爲人才質既美學行尤粹氣象儼然望之如蒼梧翠竹及其接物溫潤和平又如良金美玉有足感動人者其於諸君子合之日雖淺而契誼實深別之迹似易而懷抱實難諸君子之送之亦由於愛敬無隆非特以太守公之故也余往歲嘗爲別駕公賦重恩堂詩知其有功德於民宜其

後見之太文嘗見太守公在
朝歷官爲名御史以直道謫積溪累遷今秩凡其施設純以誠
心行之清慎勤三事每求不愧于古人不愧于天地神鬼余忝
仕籍貫與其後歷爲御史與之同一道謫遠方與之同一坎坷
比遷江右又與之同一推舉平生辱知愛亦不淺雖駘駑下乘
非騏驥之匹大率一險一夷相彷彿矣及見宗德又喜其爲別
駕公之令子太守公之難弟合而別別而送送而必以言愛之
敬之此心蓋有甚於諸君子者矧其以言見徵又安辭邪雖然
昔之送別者若河梁詩陽關曲非無言也方之回路贈處之義
則相去遠矣宗德暨諸君子皆有志于斯世者曰孝曰忠臣子
大節今日之窮經他日之致用所立惟在乎此諸君子送別余
苟不以此言相勖待不過綢繆情緒留連光景而已使宗德行

而太守公見之歸而別焉人人聞之不謂余之佞不可也余亦行矣始書此以為別而復合割自相視之張本云弘治壬子春二月下旬序

清遊唱和詩序

清遊唱和詩者乃文江周公于建守新安時與諸僚稱文儒同遊紫陽觀之作也其歲是為成化己丑其日適當重陽同遊者幾人人各有作無作皆不可知詩之存共十有二首周公唱之諸君和焉予所識者武畧將軍于君文遠地官主事程君克勤訓導袁君則明暨公四人而已餘皆不識其出處亦不識其果同遊否君今山西憲使陳公汝礪以成化壬辰進士歲甲午知發源往返郡城始識紫陽去己丑已五六載蓋聞其事而追和之非同遊也觀之高士柯君本懋編次其詩為一冊請鄉進士

福山孫廷器蒙清遊唱和四字于其端珍藏久矣未有序其事者今年乃以屬予於戲紫陽亦一郡之勝重陽日東籬菊又富盛開詩之唱和其清如此則當時衣冠之最聚壺觴之酬酢心目之紆暢絲竹不亂塵俗不擾其遊之清從可知矣周公政事之裕亦可見矣古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蓋宦途之士公務旁午案牘紛紜往往借山水以化其鬱結若山簡之於襄陽習氏池庾亮之於武昌南樓桓溫之於龍山或置酒輒醉或與諸佐吏談詠甚至坐窗落帽亦不之覺雖人品高下不可例論然其爽曠之情藹然可掬千古一日也東坡云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周公與諸君此遊亦如是耳謂周公無先憂後樂之志而諸君有留連光景之私豈可乎哉獨惜自己丑至今僅二十有四載以予所識者論之周公累遷崇階方伯今致政

居衢陽程袁上君謝世已非一日惟于君一人頎然獨在欲求周公與諸君尋其舊遊而載唱載和固不可得欲求後之人踵其舊遊而載唱載和亦未之見焉吁感慨係之矣宜乎陳孫二公和其詩纂其編於數載後柯君又以求予序於今日也覧者幸不以多言見誚弘治壬子秋九月壬午序

新安春意圖序

廣西宜山秦君瓚字彦玉丞歙于今有年矣歙民愛戴之好事者繪新安春意圖以獻善鳴者各爲詩歌以詠歎其事訓導周君成進士何君勝又各爲文以序其後予過郡君復出以見示讀數四知其所謂春意云者周何二君發其義無餘矣抑其行實尤有未備焉姑以予之所見言之歙治附郡城政務煩劇令於此者每難其人況丞乎哉成化丙午予謫官還過歙時令朝

于京師君下車甫及一載攝政不數月庶事無蘊積之憂四境無煩苛之苦頌聲滿道恨其來也暮惜其位也下恐其攝也不久是猶春之方至品物皆知生意矣于竊敬之然猶以爲筮仕之初未見其終也嗣是而後歙民良有倚賴于雖奔驅仕途不得與君爲會每遇鄉人詢及郡邑未有不以君爲稱者及茲一過凡向之令簿頻更迭易而君獨巍然允爲斯民父母又得慈祥愷悌同寅協恭若豐城熊君實夫者爲之令長回視前日政益平而民益安頌聲益廣又恐其瓜期之將及而益戀之不已是猶春之既深品物生意罔有不遂矣噫君何以致此哉蓋君之祖上海縣令公宗義父儋州訓導公轉世有清德家法俱在而君又處心平易處事平易奉上御下亦平易不苛不縱不謟不傲不徇纖纖之私不飾皎皎之行誠有如春意之着物不覺

其然耳或者乃曰百里皆春令之能事也一丞獨擅春意不其過乎予曰是不然職以貳令於一邑事無所不當問古人於丞有是言矣既云無所不當問則必無所不當行謂一邑春意無闕於丞不可也或者又曰新安郡名也歙雖大邑而屬於郡丞之春意行乎一邑而表乎一郡不其過乎予曰是又不然九千仞之冊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黄龍從微至著古人於丞亦有是言矣君之佐邑也績既懋其將以一邑之春意進而爲一郡之春意所謂祥風甘雨家濡戶洽理有可必此繪圖者之深意也於是或者默然而退予遂書于圖次以歸之弘治壬子秋九月甲申序

潛川汪氏敬思流芳集序

吾汪之在新安多唐越公後若歙之潛川汪氏其一也諸汪莫

不有譜世系詳明至於生配卒葬年月地理瑣節細故備録無遺若潛川汪氏之敬思流芳集又其尤矣斯集曰士良者初修於永樂甲午自述有序曰長宗曰貴孫曰文驥者續修於大順癸未雲南亞叅洪公朝宗時領鄉薦還嘗為序之迄今又三十餘年族滋日繁貲業日盛曰永銓曰顯彰曰德淳曰稹者懼其久而難續又即舊集而重修焉蓋自永樂以來幾百年而修之者三凡其族先之蹟皆炳然在目所謂敬思者眞不忘祖宗覆育之恩所謂流芳者眞不替子孫紹承之緒潛川之族不其盛邪或者乃曰近世譜法率從歐氏非不欲若是詳且繁也恐傳之世遠有弗勝紀然則斯集之修不無太過矣噫是何言也歐陽文忠公雖出廬陵而家于滁南北族屬不能以歲時通問故其譜中至有闕而無傳者又多與廬陵諸歐譜不合當是時

忠之心欲詳且備顧安可得使其先有若干良之初筆若長者貴孫文議之續筆而使文忠居求銓顯彰微潛積之地吾知其必不厭夫詳且備而故略之矣求銓顯彰德潛積之上吾無間然而今而後凡出潛川者由一世而十世百世千世其必人人篤倫理厚恩義敦詩書紹箕裘思之散也弗渝芳之流也弗墜使斯集續續于無窮謂之善學歐譜可也奚以異同論哉舜民驅馳仕路欲集本宗之譜而未有次第幸見斯集喜潛川之派世克象賢又感或者之論故敘之以驗其後云弘治乙卯七月戊寅序

正巳軒詩序

休寧隆阜吳君以正名其軒曰正巳所得諸士大夫詩文不一而足余既為之箴矣後數日謁君之庭坐君之軒談論竟日不

特信其爲人之正凡軒中服御器物無不正者余之箴亦𤨏然在卷君正襟讀之畢復以詩序見屬竊惟從古聖賢用工於正己之學者尚矣其要亦惟在乎由內以及外由靜以及動由父子兄弟以及衆寡大小莫不以敬爲主一循乎規矩準繩之正而不陷於一偏一曲之私焉爾無他道也卷中詩文率能言之若余之箴亦頗盡之矣而君之求不已如此何哉噫余知之矣過求義理於身心未安遂引聖賢於典故未切也君隱者請以古人居鄉之事言之李愿之在盤谷安分處常不事進取龐德公之在鹿門躬耕壠上遺安子孫是則以守己爲正而不及人者也王彥方之伏義居鄉化及盜賊至號其鄉爲君子鄉是則正己而能正人者也董召南之隱居行義夜讀朝耕父母妻子安之至於狗乳雞哺是則正己以正人而又能正物者也此其

上也乙晉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咸濟河太守之言而同往是則未能自正而見正于人者也周旋之際行從善能去三害是則始不正而終能正者也此其次也至若金鄉之柳勝色藏禍心害人利己而始終一出於不正民斯為下矣上焉者正己之師範次焉者正己之醫藥下焉者正己之殷鑒也聞君在家庭事先人以盡思為正事毋以盡力為正事二叔以恭順為正遇諸弟以友愛為正教諸子若姪以讀書積善為正在鄉黨抑強扶弱濟老尊賢濟貧變恤孤幼一以禮義為正方諸古人蓋出乎其上所謂正人正物之效駸駸可致君其次乃君之徒其下乃君之罪人矣尚其粹于義理進于聖賢使正己不為虛名諸士大夫之詩之文余之箴衆不為虛設可也君其勗之弘治乙卯冬十月二十有七日姻友某序

南州惜別圖詩序

人之情聚則意氣相孚笑語相洽德義相勉過失相規別則依戚相違習尚相遠形跡相疎聲欬相隔古今所以惜別者此之故也然惟君子爲能惜之蓋不生於愛必生於敬其情非率然者小人則始雖親暱終必相傾外雖交際內實相棄或有惜別之名非其情矣湖學貢生愚字希顏有美質博學強記江西憲副吳公懷德冢嗣京生之妹婿也去秋與生同舉于鄉淛未利乃相率來公官所蓋姻婭之好別之久而始聚也越旬日余暨諸同寅始見之其氣恂恂其儀濟濟其言則甚簡若有不得志者翌日再見徵叩之亦侃侃答述但不苟耳凡在坐者莫不愛且敬焉未幾念其嚴君若園先生垂白在堂遽買舟東歸吳公不能留將繪南州惜別圖以餞之諸同寅各賦詩于下方詩咨

道其情蓋並於愛敬之兼隆不但以吳公姻婭之私也余因留
酒而告之曰宋湖學之彥也志稱儒風盛於東南自湖學始蓋
由安定先生教授之餘學者經義時務往往足以名世至於詞
章乃其餘事姑以今日忝同寅者言之吳公固其表表若憲副
陸公用節憲副談公時英憲使沈公廣夫皆生鄉之長者文章
政事舉出人右一臬司之盛有如此彼建功立業著於既往而
令崇階茂績立於廟堂列於諸司者未暇數也然則自今別吾
喬湘池之纘繼諸公而起與之頡頏以為湖學之光者舍生其
誰耶昔人有言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生如不忘惜別之意此
圖也此詩也誠足為後來刮目之張本矣若夫惜別而明出處
之義篤忠孝之節崇禮義厲耻之風更相戒飭以彷彿乎回路
贈處之義此又出於圖與詩之外者生與吾儕均勗之可也吳

公曰子之言良是矣遂序以送之弘治丙辰春正月乙未序

送憲僉胡君朝賀

聖節詩序

古之人臣所以祝其君者多矣若堯觀乎華則華封人有三祝之請鹿鳴諸什燕賜其臣則其臣有天保之頌召公受策命則致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之恭逮漢高祖唐太宗置酒爲太上皇壽則群臣殿上皆呼萬歲漢武帝登嵩山則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封泰山則兒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皆因事致祝或受恩無可報謝但言使其君壽考而已未始祝生日也唐玄宗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而張九齡有金鑑錄之獻嗣是而後生日之祝歲爲常典宋之節曰長春曰乾明曰承天曰乾元曰壽聖曰同天曰興龍以及有元表箋祝獻之盛至矣極矣惟我

太祖皇帝酌古今之制順上下之情
聖節之名一定不易自五品以上表文有式而詞無所施自
拜臣外朝賀有定員而位卑不得達者惟稽首拜於
光天化日之下
聖聖相承百三十年于茲罔有更張七月三日乃今
上虹流之辰也僉憲西蜀胡君茂之以次當奉
表北上三司僚友拜送于城東之歸化寺舉酒爲別憲長西軒
陳先生有作諸君繼之
聖壽之祝太平之頌與夫惜別之情期勉之意莫不備見於吟
咏間舜民忝致拙甚一時不能詩乃浮白於君而告之曰君臣
朋友皆以義合者事君忠交友信二者一於誠而已
聖人在上海內群臣孰不肅稽顙舞蹈之儀展山呼萬歲之敬

王事賢勞同官君子孰不供張以致餞贈言以寓情然非忠信之大者必也食其祿不敢曠其政役其民不敢漁其利操其法不敢縱其奸真使輿圖安於磐石壽於箕翼而九重無西顧之憂以永太平之福夫然後為忠之大不以進取相期而以過失相規不以勢位相軋而以德業相勉不以口耳相驩而以肝膽相為真使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而同寅協恭和衷之美復見於今日夫然後為信之大吾儕之所以贈君君之所以處吾儕其道不越是矣君學博而才贍識遠而器宏非淺之為忠信者其將有取於斯言否也陳先生曰是足以為序矣詩云乎哉因敢僭錄于群玉之首弘治戊午春三月下酉朔序

送按察使西軒陳先生朝京詩序

明年巳未適三年朝
覲之期雲南遠萬里司府長吏率先期而往按察使西軒陳先
生戒行有日鎮守太監劉公明遠總戎黔國沐公希召巡撫都
御史張公汝欽巡按御史余公誠之僉以邊徼務重議欲上疏
留先生以靖軍民者先生曰述職人臣大節且在堂有九十之
母順道歸省人子至情也吾何心於此劉沐二公知先生不可
留各製詩一章以寓別意須行三司僚友餞于東郊亦各有作
而退舜民為之序時文武屬吏郡庠師生暨境內之父老童稺
齕髮戴白爭擁于車下以送者惜先生何不曲從當道諸公之
留者有嘆先生洗冤澤物之仁未及一載而遽去俾其失所賴
者有冀恐先生德望素著必荷
聖天子簡擢陟于臺省而區區雲南不復得覩驄馬之臨者蓋

雲南古西夷靡莫之屬自歸
皇明百二十餘年生齒日庶以富然戎漢雜處吏于此者往往從其俗少寬假之先生自下車凡所設施一遵正法惟嚴惟謹而仁恕之意默行乎其中無利不興無弊不革未嘗一毫自循于舊鉅政細務莫不煥然一新而尤殫心於獄事多所平反此其所以按治未久而名實加于上下沛然莫之能禦也夫雲南之人所以望乎先生者如此其至先生之所以副雲南之望者宜何如而後可古者五年一朝皆幾外諸侯因朝聘以爲貢賦之節而虞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總見于咨命一十二相之後周禮太宰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與小宰所聽所弊所刑于群吏者皆屬於天官惟我
太祖皇帝奄有華夏合天下疆守而郡邑之雖分直隸各布政

司而貢賦歲有常度式綴之外吏皆資授無譏服內外之或勞
故損益帝王隨時制宜三年一朝而黜陟誅賞之典太宰所
掌黜仍天官而小宰所司則屬都察院部臺相埒体統相維所
以治吏
列聖而在上者尊嚴清明在下者聳動警飭不敢少易紀律若
按察司則外臺所在一方群吏之治所繇以聽以弊以刑者也
先生行將涖吾
特替吾相以受歲會尚念遠方之吏人才難得遠方之民良吏
難遂獻公議執公道務彼孜毁於已然者惟去其甚銓補於將
來者必按其允若如此則吏有所憚而修其政民有所賴而修
其業先生雖飄擢而去雲南之人實沐先生之德澤于無窮劉
沐二公暨諸僚友之作亦足為他日去思之驗不但惜別而已

先生字汝礪應城籍纍世家其初舉進士令吾婺源也遺愛在民至今不能忘去思之碑巍然星渚上若婺民則繇先生舉而進之諸生之列以有今日且幸從僚末皆先生教養之力也故于先生之行不敢以諛獻而以正對如右云弘治戊午夏四月朔旦門生某序

送提刑李君璧飭荆南兵備詩序

兵備之設非舊也繇承平日久軍政弛人偽滋凡絕徼僻壤雄關險塞與各按察總司相遠御史暨各道提刑又巡歷有時不能遍及以致各屬無所警懼與兵者私縱而公虐與倉粮者竊餘而漁侵與獄訟者枉抑淹滯不啻肉鷙而草刈吏民無賴玩法梗化劫殺椎埋暴悍于地方者不一數十年來

廷議往往[illegible]臣請給

璽書俾專兵備之任兼以名獄訟一有小警輒許調發付畀
可謂重矣故非其人不足以充是選施州等衛所隸荊南道者
接辰沅犄連荊蜀與蠻獠相犬牙誠楚之西塞也須缺兵備道
余同寅僉憲李君希顔以雲南父母之邦疏乞迴避天官卿即
奏君補其缺將行三司僚友慨雲南之失望而喜荊南之有託
相率賦詩餞之不但惜別而已蓋君天彭偉人學博而才贍起
家進士嘗為池州推官以治行卓異擢南臺監察御史風裁尤
勃勃然其初來雲南也即緊金騰兵備幾一載所以厲百僚而
貞百度者罔或少縱諸夷民各得其所至今賴之茲往荊南特
輕車熟路耳勿厭其地僻當知濂溪周先生之在廣東雖人跡
所不到亦緩視條按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勿厭其俗惡當如何
道夫之在瀘川諭以詩篇而教化寓焉俾強暴者聞而知懼物

患各屬之多謬當如鄭丙之於廣西諭因立功俾足以折減而贖過勿患椎髻之醜易於爲逆當加惕誠齋之在南粤養威蓄銳警報一至奮仁者之勇往平其巢穴或殭戮無故而守臣邀功以生事則謝師稷嘗在湖北矣劾守臣恤戰士寔與具在舉而行之有何不可此余輩今日所望於君者若謂繼此而隆崇階弘茂績以滿天下之望則公道有在亦君之能事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焉用贄弘治己未春二月甲午序

送鎮文林先生報政詩序

三山林先生拜邑之劇鎮泉也七載矣政刑司事者居半執法仁恕屈抑多所平反臨試事者三論秀公而明其實二籓之士中選者回協輿情其不偶者亦無刺議序刻文卷者亦三疏剔積隱隨所發而條答之略無凝滯出境紙貲陽輸大徵者一不許

于法不类于情上下咸稱允當至於清戎一事則又始終無之
詗衆證彼尺籍人不敢欺而遊戍卒以充實之數者皆出家大
政人或有求之而不得與亦或有避之而不肯爲又或有不求
不避而行之不得其要往往僨事招物議貽終身之羞者先生
一切以無事處之而其績之茂如此可謂難矣是以巡撫都御
史華亭張公汝欽巡按監察御史綿州金公舜舉遂寧徐公拜
憲先後交章薦之非溢美也蓋先生以天順甲申進士始厄日
肯退食于家者一十五載倘其弟監察御史拜玉貢士拜圭自
相師友時稱三鳳鄉之後進翕然宗之凡所以講求義理商確
治道明體以爲適用之地者非一日迨其中年起而擢秋臺僉
外憲以至今官文章政事大非流輩可及其所抱負者有本故
也抑亦造物者有以默相之耳不然何厄先生於數十年前

信之於數十年之後又何其諸弟今皆不壽而獨厚於先生之一身邪茲將奏績上考功鎮守重臣暨三司僚友競相賦詩以贈俾舜民序之夫先生之績炳炳在人耳目懋賞固有不待考而後可致者豈非秉銓衡者用人以資而不以望故勞先生之一行乎抑又造物者將降大任於先生故少遲之乎皆不可知也用敢述其梗槩如右庶公論不勝而公道亦有在矣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弘治己未二月望日序

序

湞陽餞別詩序

湞陽餞別詩凡若干首雲南藩臬諸僚友追送姚江樅菴岳君之作也弘治乙卯君以雲南左參政奉勅巡太臣撫諭緬兵衛諸夷稟誠戮力不避艱險克平四十年不平之孟密俾其協心向化欵貢于
朝廷不復敢肆跳梁之狀厥功茂矣夫何說者顧乾沒以賄賂之誘情狀未明幾致奇禍雖君詞嚴義正連辭伉論
聖天子特遣近臣鞫驗無實猶坐擅發雕川崇埋兵及兩號江差發銀供軍餉頒兵于夷勒夫火傷人降君秩一級聞
命之日雲南縉老羅貴賤罔不爲君扼腕太息而君乃怡然自

處豈非志士有心於立功無心於徼利乎既而以未有鐘繇欲
歸慰老母倚閭之望適部憲白洲李先生奉
命南巡審知君才賢誠有功而無過乃借元戎黔國沐公具疏
萬里扗上爲借寇之請君去志浩然不少衍諸僚交之作所以
不能不拳拳於餞別時也於戲昔馮奉世以西域背畔發于國
兵擊莎車時宰議沮其賞矣未聞貶其扶者忠義奮發勝於
安邊之功不可泯也君因重兵壓敵境而擁發援兵彌事世幸
備矯發者有間汲黯過河南賞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水旱矣
未聞議其專者蓋忠臣惟知固邦之本不知恤身之危張義不
可尚也君以軍餉用官銀視黷之義爲尤急者彬彼比漢哉遠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之訓頓兵甘卑池以致瘴雨瘴癘亦
未聞以此被譴者蓋天時地利非人所能巧奪也吾之惓惓于

火天那人飛較是數者君有功而無過蓋了然矣或詰余曰近日鞫驗于不覩其事乎何不以此白之余則應之曰覈虛實而無憾鞫事者之直也辨功過以上請當事者之責也視斷案以行法

朝廷之公道也論事明大義持大體不没人善士君子之公論也炯君乃大夫忠襄公嘗以邊事盡節君服家教有素矢心徇

國非小小利害所能怵乎君李先生之言旣達則

聖天子之從諫用賢又不卜可知矣余不能詩者敬書此以弁

群玉弘治己未秋七月旣望序

都門別意詩序

弘治乙卯秋七月余以江西按察僉事朝賀

聖節復素菴君以江湖之彥素裝遠遊同寓于京師君言動不

凡所交際率皆賡送贈紳士餞而言去惜別者競賦詩餞之軸
為一卷考功主事李公惟誠又書都門別意四大字于其端以
序見屬時余亦將南還行色匆匆未有以應也比過家復至江
西遂拜雲南之
命隨幞萬里徼梟多事筆硯不以時近竟致因循歲戊午君在
嶺表去雲南凡幾千里乃有荳蔻香品之寄余心雖惘然尚之
一言以達其意呼可怪哉今年余又捧
聖節表文北上舟次潞河翹首都門咫尺介恩仍與君握手一
談不知琴劍所適將於何地徒延佇浩嘆而已顧其卷在行笥
無恙於是索筆為之言曰喜合惡離人情之常也古今人別必
以餞餞必以地飲之以百壺唱之以三疊感之以涕泣壹之以
詩箴勉之以功名事業而資之以餽贐行李留連繾綣不[illegible]之

情誼然可掬然皆不及顏仲二賢何以贈我何以處我之義之爲至也君好禮尚文清修純雅挺七尺之軀抱四方之志南游于粤比于其寓京師不數旬乃能使當所交際者不忍之別如此方其出都門車馬駢趨冠蓋擁集所以飲之唱之感之宣之勉之資之者無所不至視古之餞送于扇于河梁于渭城于南浦者千載備一日矧余姻黨不忍別之情罔不與乎衆越今五六載復造其地而不以時晤方寸中千緒萬端汨汨紛紛鬱莫一遣則又非衆情之可及矣若夫在官則公恕廉勤出處以正雖造次顛沛而不忘乎國爲客則恭儉忠信動定有恒雖孟浪遨遊而不忘乎家此余與君久要之論不待都門臨別而後以此爲贈處者也欲希顏仲二賢亦不過此但求別後再會刮目相視而無愧怍可焉用敢以此引之如右君名新字思曷復素

其別號世家吾郡休寧之五城云

孝友堂慶壽詩序

弘治庚申九月二十有一日休寧之五潭許妣黃孺人春秋八十誕辰也孺人出黃村歸于故處士永高公黃許皆詩禮鉅族孺人性貞靜自早年以勤儉佐處士起家奉舅姑盡婦道禍內外長貳下及婢僕以孝讓淑惠聞生丈夫子四長尚德次尚安尚忠尚禮化讀書明義理更相崇獎往來江湖間交際名鄉碩其盛有時名皆處士逾下壽即捐館日月云邁而尚德[illegible]彩鮮明刻不盡思尚志以未送終追慕尤至感動于[illegible]雲思料詩卷以表之孺人在堂左右就養罔不盡力而安坐世共撫其孫恩甚[illegible]諸孫繞膝下又皆俊異不凡孺人之家庭內外雍穆穆和氣可掬也余與三子愈郎托[illegible]

儉憲翁喜孺人享此高壽又喜孺人有此賢子君孫乃名其堂曰孝友而以堂中慶壽十事分爲十題預命鄉進士弟天民濟民及拉余族在仕籍者各詠一律俾余序以慶之世以詩文慶人壽多矣未有以孝友名其堂而詠之者家君之意豈不以壽爲五福之首壽矣而諸子不能孝孺人曷從而養其壽孝矣而兄弟不能友孺人曷從而安其壽詩曰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孔子賛之曰父母其順矣乎由是觀則孺人享壽莫大於得尚隱昆弟之孝友家君慶壽亦莫大於以孝友名其堂矣其諸甘毳滫瀡之奉與夫祝詞餽獻之盛皆餘事也今而後孺人之壽益高而不老尚隱昆弟之孝友益篤而不替家君所以名堂之意益信而可徵矣登是堂讀是詩是文者必不以遠於事情見誚

是歲夏六月上旬序

送幸菴彭先生詩序

幸菴彭先生知徽州府事未期月適當三年一朝之期治裝將北上徽之士民皆曰君侯之來躬行孝悌而化本立矣政肅大綱而萬目張矣事急先務而百廢舉矣轍朴不濫而刑罰簡矣苞苴不至而利源清矣請託不行而公道昭矣侈靡不恣而弊俗革矣究盜不起而善良安矣異端不作而正學崇矣今茲遠行雖暫也不易舍也自黃童以至白首言人人同郡邑庠生鮑徽吳儒等凡十有五人人為詩一章共為一冊其前為黃堂化雨皂蓋朝天二圖特請紫陽志局謂舜民曰諸生受易於先生乃士民中感之尤深別之尤不易者也吾子見知於先生有日矣幸為序之於乎讀易非難體易為難幸菴之孝友其家人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乎幸菴之立政其

無妄之茂對時育萬物者乎若泰之挹發其究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乎幸菴之省刑罰用旅之明愼而不留獄者乎幸菴之遠匏苴其大壯之非禮勿履者乎幸菴之謝請托其遯之遠小人者乎幸菴之革後離其節之不傷財者乎幸菴之息究盜其萃之除戎器戒不虞者乎幸菴之斥異端其旣濟之思患預防者乎若幸菴者其將爲坤之大臣厚德載物者矣所謂黃裳化雨乃蒙之養正坎之習教事所謂見蓋朝天乃乾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之利用賓于王之時也生輩爲此圖此詩以贈行其情善矣然而幸菴之心所以望生輩者或不在是繼茲以往生輩其必如兌之麗澤講習如益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如大畜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幸菴至止之日刮目相視不有感於今日此詩此圖之贈乎若夫幸菴念士民重望還郡

之期可數日以待生輩宜無汲汲也弘治辛酉秋九月二十有二日序

徽州府志序 并小序

徽州府爲古新安郡郡之有志權輿於梁蕭幾王篤之記歷百餘年有唐之圖經又三百五十餘年有宋太平興國之廣記又三十餘年有大中祥符之新圖經又百五十餘年有淳熙乙未羅鄂州願之志又六十年有端平乙未李教授以申之續志又八十餘年有元延祐己未洪縣尹焱祖之後續志及

國朝洪武丁巳則又幾六十年矣自新圖經以上不復可見於是宋禮侍同乃櫽括三志合而續之以爲一書迄今又百二十餘年中間景泰成化前守孫公遇周公正兩經增集簡略弗稱所待者惟洪武志夫志大事郡之山川人物典章儀度[illegible]

爲志之作否視守之賢否何如爾圖經廣記及洪武志皆出謬
編若羅志則成於趙不悔李志成於劉炳洪志成於朱齊賢蕭
彙皆賢守也學不悖者不能爲才不優者不職爲識不遠者昧
於取舍爲之苟且見不定者汨於衆議爲之遷就蓋一登下冊
斯垂不朽而名者衆之所避此其爲之所以不易弘治庚申刊
部郎中彭公澤來知府事明年政通人和適辟戌丁內艱里居
讀禮汲汲舉志事凡偶回以屬辭而使將繼至家君抑齋翁曰
之曰鄉先正朱文公丁韋齋憂遵遺訓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
劉屏山之門且遷居以奉母其丁祝碩人憂只居墓側旦望歸
奠几筵因成喪祭禮又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蓋事有
關於遠且大者非忘哀也今汝既襄事以我在不當居墓側而
鄉公貢舉百年廢典苟能以不忘哀者推以成其美則吾宗與

吾鄉之文獻並興表章之列未必非考也奚辭之有不得已作
弟鄉進士天民儲士坐民振續龜匐以從則彭公宗同知三山
李公燁通判睢陽陳公理推官叢發公繼文素論撰充撿大
縣賢令樂清朱君諫衛氏程君發平原邑君寶江夏論存伯清
文安張君倚鄱陽胡君漢傳採拾跡參补繫章又召教授黃君
湜教諭鄭君宏王君傑江君鐵訓導存君肇中程文昌韓君洪
鄉徐君炯王君介及庠生汪济揚瑞程啟宇程棠汪木汪湖
相任奔俱在閑局歲四觀以遠中叢本之譜志集之史傳及諸
家集録與夫金石之文編葺閒鄉塾師王宗植至得景泰集本
時周公以吳南方伯致政居鄱陽長公乃馳書以請又得成化
集本且聞請教于致政禮部右侍郎祁門張公永嘉由是畢凡
立例凡所當録者不知則已知則不敢少遺其所不當録者一

蒐[illegible]散[illegible]物而四閱月次第[illegible]緒而述者乃匯名以[illegible]諸[illegible]彭公曰[illegible][illegible]非是而已勿恤也又閱月而編始成可謂難[illegible][illegible]氏因此益嘆羅李洪朱數君子者爲不可及而歷代所以屢廢而不舉者無足怪也今日之事使非彭公與[illegible]博士之優識之遠見之定而徒恃區區之淺陋曷克底此舒懋句將壽諸梓敢述所由以俟有道君子正焉彭公字濟物號竹菴長沙世家[illegible]居金城起家名進士云弘治壬戌三月朔旦郡後學汪舜民序

小序

地理

本府之地自漢末分黟歙爲新都郡疆域廣大後稍割之益[illegible]歙地之在今者爲歙爲休寧爲婺源爲績溪爲嚴州之淳安遂安古黟地之在今者爲黟爲祁門爲池州之石埭凡三府九縣

而本府六縣所存惟唐歙州新安郡境而已然建置之久山川之雄分之以鄉都鎮之以城池據其形勝而同其風俗自昔及今凡隸此地者或廣狹遠近分合興廢盛衰不一也不有紀載則後何所考乎爰志地理

食貨

本府萬山中不可舟車田地少戶口多土產微貢賦薄以取足於目前日用觀之則爲富郡一遇小災及大役則大窘故自唐以前貢賦率輕下至唐末吳楊氏及南唐偏據一隅征斂無節甚至取硯亦有專務宋興未能盡革而渡後仰給惟江南諸郡至於酒酤之榷亦有專官專庫元賦雖不增而額外又有和糴諸課民不聊生我

國朝循古定制貢賦有常而額外無名之征一切盡罷百餘年

謂斯民獲享太平之福近者軍需稍增民遂苦之不紀於實則後之考民物考貢賦者何所據乎爰志食貨

封建

本府僻在一隅山窮水淺本非封建之地故歷漢及唐宋掌跡封或立其國而隨廢或取其號而不居唐以後亦不復有封號矣至於戚畹尤寥寥僅見之也不紀其蹟則後之議藩封者何所擇乎爰志封建

職制

本府自建置以後方兵民之未分也統治于郡邑之官及兵民之既分也民屬于郡邑兵屬于翼衛之官矣又有上官不時巡督以統制之官得其人則兵民皆安否則皆病惜乎世遠志缺而

國朝自洪武後志既未續故老凋謝案牘又復散佚其姓名治行事存而可見者失今不紀則將來益無可徵矣爰志職制

公署

本府在昔建官設屬必各有所居以出政令又必各有廨舍爲退食之處宋元以前官既冗雜事尚苟簡佐貳下僚多有就居民間者惟我

太祖高皇帝法古建官繁簡得宜于公署之立亦莫不備洪武二年詔天下各官廨舍各置於公署旁周垣之內其制密矣承平日久居官君子志向不同或未壞而厭其陋惟事改作或已壞而憚其難惟圖苟安孰與於相時而動不傷財不勞民遇有損壞即加葺理者之爲得中乎凡建創規模及其歲年詳著而備錄之後之君子必有審於此矣爰志公署

學校

本府在唐郡邑始皆立學故前志載州之廟學自唐及宋在城東北隅是已世有治亂學有興廢唐學盛矣其制之詳及士之出于學者世遠不可考五季學校不修招選道缺宋初書籍散佚乃即師弟子所聚書院賜以九經并釋文之屬又詔齋七經疏義并三史於杭州摹傳之而後家始有書仁宗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而後郡邑始有學下湖學取胡安定條約著爲令而後學始有法凡學又皆有田以爲養徽之貢士亦日盛然教授之設止於州學而已元雖置路州縣學教授學正教諭學錄及書院山長然有教人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立府縣廟學悉有成式既置教授教諭又各置

訓導既有廩生又各有增廣生饒之以廩祿頒之以官書肅之以卧碑

列聖繼作復條學規專憲臣以提督之科貢二途得人之盛胥此焉出有司作興英才日衆附學生員倍於廩增士生斯世可謂幸矣雖然學以明人倫也發身科貢以明體而適用也非富貴聲利之場也凡遊於斯者安可不知所向爰志學校

祀典

民不穀則不食穀非土則不生土非風雲雷雨則不滋雲雨非山川之氣上升則不降鬼之爲厲非有所依則不息故皆壇以祀之禮有法施於民者有以死勤事者有以勞定國者有能禦大災者有能捍大患者非崇德以報功則不義故皆廟以祀之本府舊志所載壇廟其應

朝典及禮可義起有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無庸議矣其有戾於此者一時未能考其迹之所起不敢遽削姑存之以俟後之崇明祀者擇焉爰志祀典

䘏政

在昔聖帝明王之御天下窮民無告則先以仁政水旱阻饑則申以荒政死無所歸則著掩骼埋胔之令後世若漢文帝賜田租省繇費唐太宗置漏澤園宋仁宗減貢物孝宗行朱熹社倉法皆盛德舉也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四海即

詔天下郡邑立養濟院立惠民藥局立義塚立預備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無所不至

列聖相承舉而弗替而又屢下養老恤孤蠲賦免征之令

詔條爲畿輔被澤尤先郡邑良有司遵行惟謹百餘年來窮民何幸焉舊志缺略前代之典固不能詳我朝之典不一而足又有不可得而盡書者舉一二以見例可也爰志卹政

選舉

古之鄉舉里選尚矣而進士科起於隋盛於唐縣爲唐上州舉政亦立登第者豈少其人舊志載進士題名乃盡自宋太平興國始而不及唐何耶蓋世經五季兵燹載脫簡不可得而詳也然見於他書雜出於金石之文間亦有可考者尋得一二要敢終沒其實至於歲貢者三舍之流也薦辟者制舉之流也吏材者明法之流也又安敢不併及之雖然與選者名也懷才抱德學優而仕者實也我

國家掄才之典方隆我新安英才之出方盛視唐宋以來不啻矣後進者俛仰前修尚思務實以副其名可焉爰志選舉

人物

本府古黟歙地置自秦漢而前志敘先達始於南北朝若唐及五代亦落落如晨星然夫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梁以前豈無一人足稱者世遠無可考爾宋元頗盛紀載亦頗詳

國朝自洪武至成化如此其近乃有脫略不能一一搜載則彼遠者無足怪矣雖然勲賢如程忠壯及我越國公諸人儒碩如朱晦菴胡雲峯汪環谷諸人文苑如吳少微汪藻諸人忠節如汪立信汪澤民諸人孝友如查道曹矩諸人皆天下之人物不特一郡之人物而已其他雖不克詳不害也安敢妄書而失其實爰志人物

宮室

宮室者人之所以生聚托處者也本府雖山中絶無歌臺舞榭池館之侈然而據林泉之勝以第宅樓觀相雄者亦比比有之所可慨者富或連甍接棟貧或無立錐之地爾至於爲義區以庇人作專構以祀先揭名扁以垂後且以自適而自警雖華陋不齊要之皆可道者有官君子政通人和隨宜啓創或爲退思之地或以表先賢之遺蹤或以廣儒生之游窩又其尤矣有合於此者知無不録俾後人慕而效之不在潤屋之富而在潤身之德所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者也爰志宮室

寺觀

江南有寺觀始於三國吳而本府有寺觀則始於晉歷唐及宋元而益熾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為治於佛老雖不廢其教而給牒度天下郡邑僧道則有定額未嘗少濫洪武二十四年又下歸併之令合數寺觀各立一叢林且嚴私創菴院之律故本府寺觀并仍前代之舊未嘗少有私創者其名既登載于大明一統志令茍畧之則無以見前代之濫而我朝之正矣爰志寺觀

祥異

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蓋天道曰陰陽地道曰柔剛人道曰仁義究極言之天地人之道一陰陽也郡邑吏民戴天而履地率仁由義則陰陽之氣和不仁不義則陰陽之氣乖祥異之至豈無其故彼有關於氣數之大非人所能致者修仁義以應之可也徒諉諸天則春秋有蜮無水

大雨雪大無麥禾與夫有年大有年西狩獲麟之類不必書矣郡志旣畧縣志亦各不一是宜表之以爲畏天道修人事者之勸爰志祥異

詞翰

本府山川人物城池宮室與夫政化風俗之不一在昔及今凡經本郡先達及外郡士所品題著述者廣矣舊志以宋有郡士姚源等新安廣録及廣録續編潘巖肖紫陽名公文海天璪元有江遜徽風

國朝有金德玹新安文集蘇大新安文粹及各名家多有全集行於世故不復載然各本互有遺漏而諸作有據理之正紀事之的不爲浮誕麗語足以羽翼乎斯志者玆不得不類載一二以備考證葢所取在其實不在其文非敢以爲拔其尤也欲專

論文者自當於廣録等編并近日程學士敏政新安文獻志中求之爰志詞翰

拾遺

凡物之遺者拾之皆可以資用况事有關於郡乘者乎地理食貨封建職制公署學校祀典郵政選舉人物宮室寺觀祥異詞翰既皆以類而志之矣其有出於前人之所録今人之所傳而不可以類分者非一也宋羅願曰暦有歸餘筵則歸奇雜說不齊篇末總之亦可以訊觀斯言得之矣爰志拾遺

賀聶侯應

朝選任序

弘治壬戌適天下諸司府州縣三年一朝之期吾婺源聶侯廷器以去冬十一月先期北上既竣事逾年春三月望後始還邑

搢紳士喜其來迎賀之謂余宜有文余曰述職人臣常事也雖
僕僕往返未足為勞諸君第舉酒以敘闊闊可矣奚以文為僉
曰侯之還有所可賀者焉我
國家三年一朝視周制五年雖少異然而兼舉黜陟之典即周
禮所謂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寵榮辱之所關也侯之
此行六事克稱聲價琅琅部院大臣雅重之疏其名在當陟之
列綸音褒敕暫仍民社之寄可謂榮矣惡可以不賀哉縣丞天
津顏君廷佐與侯同寅同德主簿漢川謝君奎繼典史餘姚陳
君質中亦皆侯之所重並資薦達名位克全是侯之榮光及僚
寀為侯賀所以為顏君輩賀也邑民服侯之德化非一日聞侯
復來強壯者無慮數十人奔迎千里外父老扶杖候於邯城之
下兒童騎竹馬於星渚之東侯皆慰而遣之如慈父母之見其

予歡聲載道是侯之榮光及百姓爲侯賀所以爲斯民賀也吾
輩或若於杯下或閒於仕牒又得與侯時相往還以聆德政餘
論爲侯賀亦所以自賀也賀不以文何以紀其榮而盡其情哉
予於是復之曰諸君之爲賀善矣予之所以爲侯賀又有不同
者焉侯出自賢科令此劇邑治行卓異足爲江東百城之表巡
撫大臣及觀風繡使並剡薦之去秋考績既獲最書今茲應朝
其榮又如此陟崇階而去可數日待然而僚寀百姓及諸君愛
戴之情無窮也曰清愼勤曰愷悌曰忠厚能一如初至使百里
之地得淹驥足一日則被一日之化得淹一月則沐一月之澤
而他日攀轅臥轍之送過於今日望塵下拜之迎是又大可賀
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乃所以爲賀也諸君曰然遂書之以跋

休寧西門汪君愼續學祇行士也自號曰守約其邑程篁墩內翰爲大書二字于册繼以詩有云三省貴知要一儉更師古金陵沈仲律憲副詩又云毋寧巧寧拙毋寧浮寧朴君猶未以爲足復徵其說於予予曰憲副蓋取法乎聖人答林放問禮之本之意內翰則欲君爲曾子之守約而兼乎儉也聖人嘗言以約失之者鮮矣先正釋之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又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以是求之則內翰之期君意尤切至此二詩之作有裨于君之册誠多矣予復何說哉雖然能約固難約而能守尤難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始終不出乎規矩準繩禮義廉恥之外謂之守約乃可若今日循規蹈矩明日減準背繩今日遵禮由義明日喪廉忘恥謂之守約則不可如守器物如守城池惟恐其或失一髮一息弗敢少渝所謂終身行之是也

君能顧名思義雖有恒心如是則内翰寓劉之詩不爲虚予之說亦不爲贅矣不然是册不過爲觀美之具無用也君遂請書其說爲詩序蓋君與予同出唐越國公有宗祊好故予不覺告之直而君不覺聽之深也續有作者其意亦必不外乎此弘治壬戌六月之吉序

南園詩序

南園詩者諸縉紳爲南園野老作也野老姓徐氏名棖字德正南昌之進賢人其先出漢南州高士穉今爲雷岡主著大姓勝國時紅巾陷江西屬縣有彦思者出家貲備衣裝器械率衆禦賊以全鄉里野老之曾大父也大父遵有父孟倫世有隱德野老自幼頴敏過人端重簡默行義重於鄉閭初有志爲世用業舉子弗利場屋中遂棄去乃大肆力于諸子百家之書文章足

爲後進師範以紙上陳迹爲未足遍遊淮泗間訪古討幽兼覽江湖之勝由是聞見益博聲聞益著晚築室于家之南園琴於是棋於是詩酒於是圖書於是窻草不除藥欄不設果不成列花不成畦竹木錯雜隨地所宜不問其類誠有司馬公獨樂園花竹秀而野之趣因以南園野老自號鄉之人無間旄倪亦合辭一稱之野老年今七十有七子四皆讀書守禮仲曰炯領弘治乙卯鄉薦野老不以其名遂爲喜及上禮部中乙榜司訓于績溪野老亦不以其官冷爲戚一切浮沉得失不以經心類如此若是詩之作繇諸縉紳高其義而咏嘆之炯則從而裒集之野老亦非汲汲於是者易蠱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賁六五曰賁于丘園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若野老可謂高尚其事而賁于丘園者矣可謂先進之野人矣且爲南州高士後也

何香翁愧余在江西臬司若几七載野老來嘗求見不得爲野老特設一榻使余有忝於陳蕃爾去歲同烱卿修徽州府志雜觀是詩喜太平之世有野老之爲人故爲序其首卿字世明耿介博洽駸駸向用不愧于野老之家學云弘治壬戌秋九月望後三日序

同慶壽序

壽之爲言久也人生以百歲爲期然而不可期也六十日下壽視期已强半可以言壽矣亦可以言慶矣矧同慶壽者乎鄢岸李敬三山朴菴黃君文潔前戶部尚書耻齋先生猶子也以今年六十有五厥配鄧年齊六十館下諸生僉謀徵言爲之許生文進王生昺吳生儒莊生瑄四君子者實爲首倡而江生濟先期以書來告其余甥也君於余又有斯文之雅焉可以無言余

高同君蔡鄰志開局紫陽觀者半載見其為人簡重寡默學博而持之若淺才瞻而用之若拙其所以教諸生者不疾不徐一引之於規矩準繩之地故諸生多所造就閨厥配亦慈惠聰慧凡女紅罔不臻其妙而孝敬勤儉克主中饋允為遠近所稱與君並首堂上精力不減于少壯此皆必得其壽之徵也百歲之期可剋日竢矣今日雙壽云乎哉矧君久居清秩伉儷偕榮二子瑩璘俱克肄業二女俱適名家由茲而後位益崇福益戚得以綏安享於太平之世則人之所以慶之者益至矣今日同慶于千載詩曰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介爾為君雙壽者誦之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爾為諸君同慶者誦之不識以為然否

弘治癸亥春二月二十二日序

使壽者廸功郎致海鹽丞事任丘誠齋鄭先生及其配尹孺人同躋八十也圖之者先生之子徽州府同知君璠幸二大人壽而志其慶也詩之者士林群彥樂先生伉儷之壽而慶同君之慶也其初度辰先生在歲之某月某日孺人在某月某日諸子珣瑀璐琮諸孫三十有二人皆繞侍左右惟同知君與其仲登封知縣君珩莫與稱觴之列翹首北向不勝狄公望雲之情此圖所以作也詩傳圖末通判睢陽陳君性之以詩猶未盡又屬舜民爲之序將俾同知君寓歸任丘以爲其慶頌舜民嘗爲先生賦齊壽堂詩矣鄙意亦有未盡者何以言之壽之爲言久也謂久生於世也人生百歲爲期杜詩以七十爲古來稀則八十爲尤稀矣故八十之壽一郡見者百或一二焉一邑見者千或一二焉一鄉一家見者萬或一二焉不惟少見而見者又

或昏庸困窘瘵寡氣獨無足齒矣矧伉儷無恙身嘗躋膴仕德足以及人子孫又接踵貴盛而偕老于一堂者予君先生與孺人可謂人瑞矣推原其故任丘爲河間名邑東瀕滄海西麓太行當九河之會密邇京師氣數完聚先生生乎其間早以奇才淹于塲屋卒繇冑監發身其在海鹽也多仁民之政旣而引年林下忠信慈祥化及鄉里孺人又貞靜淑慎善于內助此皆必得其壽之徵也其所以保艾尒後而壹席衍慶于無窮者夫豈人之所可及哉又豈但百之一二千之一二萬之一二而已哉同知君與尒縣君並以名進士爲民父母清譽蜚聲播于海內崇階茂績方進未已他日

龍章鳳誥之榮可不次拜受先生與孺人同[illegible]思而況此

闔[illegible]歌詠此詩雖遠數千里其與[illegible]披此一讀

也夫如是則先王與斯人以春融和氣薰蒸陶且陰攘指搠願之年同知君當刑繪黃居採象之圖陳君與群彥當再賡大保之詩舒氏又當再效華封人之三祝為序以獻亦豈但余日之圖之詩之序而已哉姑泚筆以俟弘治癸亥三月之吉

傳家錄後序

傳家錄一帙凡十有四卷歙棠樾鮑君以潛手集其先世行實遺文與夫諸縉紳之題詠贊頌若也先是既得篁墩程學士先生為之彙次且為之序又得地官闕西李君獻吉為之校正矣一日復介其弟以道持以謁余請序其後余受而覽之則為之嘆曰鮑氏文獻盡在茲乎何其錄之富也若傳叔子壽之慈孝義勤盜賊若仲安之通經尚義克復朱文公廟田皆名重天下古今鄉人所共仰者其諸宦業之著若國良若尚璨若良用學

識之優若景文若伯原若伯尚若尚徽若廷謐及其子齋貢舉
避丘若和叔建策救荒複種竹之報若以重捐地建里社若設
欽又必成寶重祖先遺墨若宅相木榻勤儉若景曾題學若時
憲義行若時瑩而仲安伯原伯尚又嘗建堨以興水利立社倉
以濟貧乏舉鄉飲酒禮以孝悌禮讓化率鄉人皆表表亢其宗
者其閫壼之秀尤往往以節孝自立下至一堂一軒一齋之稱
罔不近道而慶問弔祭之末亦非率爾交際者獨觀南極觀與
心田道院二記謂所建非儒門之事然南極為景山心田為宗
文二墓所在故藉道流以守之初非溺於虛無也是錄一一收
而傳之可謂傳得其傳矣後之讀者必曰此吾世德之懿也安
敢不則而象之以求無忝所生乎夫如是則前者方往後者又
至所可傳者續續無窮而鮑氏之宗益昌以大有非他氏可及

矣以[illegible]之翁此不亦賢乎余於良用有一日長而辱以猶父叔見[illegible]之愛良尊故敢歷舉其前以勉其後云弘治癸亥三月望

壽方母鄭孺人七十序

余與監察御史同郡歙西吳君容之同生于景泰癸酉同治春秋經成化丁酉又同舉于鄉及各第進士占仕籍始終二十年間相與如昆姓兄弟此心此德無不同者稔知其配方孺人貞靜淑慧非尋常女流可及容之夙夜在公終鮮兄弟所以維持家庭奉其親者皆方孺人之力也弘治丙辰容之不祿時其二子楫相尚在童髫歲辛酉余宅憂里居則楫已遊郡庠駸有時名矣余一見之益足以驗方孺人之慈訓因嘆曰方孺人如此其母氏之賢又當何如也今春余治裝將謁銓曹楫走書請曰外祖母鄭孺人出唐里大家自歸先外祖光祿署丞方公廷規

壺儀之懿真有可為縉紳家楷範者身受

恩封諸福皆具是歲四月八日春秋躋七十二子鐶鑨俱克紹

外祖詩禮之緒孫五人皆俊秀不凡森侍膝下其樂融融也揖

與相將侍吾母靜一觴于壽席先生亦畀一言以宣吾母子祝

願至情萬惟勿靳余乃嗚然曰鄭孺人之賢雖聞之此時而所

以預知之者久矣蓋必有是母而後有是女也貴富福壽必于

其人天道豈少僭哉余想設帨之辰鄭孺人必曰婦人四教以

備為成吾女不愧于程曉之女與吳名與位皆踰其父此吳氏

之慶也吾外孫不愧于楊嗣復之可期矣夫如是鄭孺人之心

云胡不順順則氣和而體益康當益享遐齡於將來揖母于當

益祝願於無已矧有鐶鑨諸子孫之盛所以奉其母之壽者又

當無所不至也余族其時亦當再歌南山有臺之詩以頌之弘

治癸亥三月下旬序

薇綠稿序

我汪氏望于新安文獻最盛若休寧西門之派其初自我東遷徙在宋有柳塘先生者出嘗私淑于朱文公此其嫡緒若柳溪而下若璜隱若擀隱若履尚若養晦諸宗老累世相承各有著述新安文獻志所紀可考也近世有曰以名翁者篤志力學以詩鳴且善琴名動一時嘗見其所作一二於文獻志中而未獲讀其全集弘治辛酉其孫時春持巨帙謁予曰此先祖之所著也以薇綠名此先祖之自道也遺稿散逸存者無幾時春用是懼搜集得此將刻梓以圖不朽辱在宗盟敢求校正而序之可乎余嘗怪世人之詩鬬巧爭奇雕刻殊甚至有句鍛月鍊以求一字之工古詩三百篇所以不可尚者溫柔敦厚以道性情而

已豈其貴於此哉今觀翁之詩不必工不必不工而佳句時出流於肺腑雖未敢必其有三百篇之風亦庶幾克紹乎柳塘之緒餘而無忝乎吾宗之文獻矣余生也晚弗及登翁之壇而與聞乎敲推之妙獲觀茲稿不啻百尺之絲有非襪線之名所可擬者謹正其魯魚亥豕而彙次之為卷者五後之人傳而誦之則所謂百世之長者翁有之矣時春能表章其祖之遺稿如此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邪故敢併著其善弘治壬戌人日序

用拙齋存稿序

用拙存稿者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汪公仁夫所作也公既沒十餘年其子涇沂等捃摭殘草手自謄識僅得諸體詩及文若干首蓋公平日之作多不存稿此其什一也弘治辛酉予備郡志開局紫陽概沂以鄉庠生與焉間出示予請校正序之惟

圖入梓嗚呼涇浒堇可謂考矣予與公居同郡出同姓官同時
交同心序奚可辭公起成化壬辰進士拜行人奉使有聲及選
監察御史轉前秋並克振風紀爲時名臣中外有識者方以公
輔期之竟未究其用以終惜哉夫詩與文乃言之宣于外者末
也而有本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以其有本也故古人之詩
與文根于性情之眞發於義理之正雖若拙而不工簡而不華
然玩之而味永索之而意長後之作者留連光景徒以藻繪詞
章爲務則工巧雖有餘而實德微矣今公之詩與文尚和平雅
澹之音黜浮靡侈麗之語蓋有本之作而非如世俗之雕琢以
爲工者觀其以用拙自號可見矣其灼然可傳也又何疑哉雖
然此特公之緒餘爾其平生學行在士論政績在
朝廷恵澤在百姓清白在子孫其所以可傳者固不繫此然此

而不傳則涇沂等亦何以實手澤寓孝思而盡人子之心邪涇善幹蠱不墜聲光沂尤溫粹如良玉學充才贍綽有父風他日超其芳躅而過之蓋未可量也弘治壬戌冬十月既望序

送司訓王君考績之京序

予昔治春秋凡天下有以春秋得名者罔不樂聞而傾慕之在福建則閩縣獨稱盛焉其舉于鄉者多居首選弘治壬子閩福建鄉試錄則首選乃為侯官王君時已知君之拔萃矣明年君以乙榜謁銓司訓于吾婺源余在江西聞之不勝為同學諸士慶幸及君坐皐比談經藝果有大過人者門人翕然宗之余弟濟民又恃經門下君不惟教人之篤而自修益勤以精至於言行交際辭受取予亦不一苟且歲乙卯余因朝賀
聖節過家始獲接見其儀度之整肅語言之簡當氣宇之溫潤

令人不能不加敬重所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君有之矣時出
而偕君典文衡取士公明大洽士論戊午秋浙氏藉教諭亦幸
預膺天府鄉薦時君又與文衡于廣東今譽益盛辛酉冬援例
赴上春官雖不利以歸而此志毅然不少屈及門之士多以科
名顯皆君造就之功也今年君秩滿九載將上其績于考功同
邑新昌陳君元輔浮梁戴君克進暨門人程世賢輩不忍於別
先期屬文贈之予亦治裝上京師方欲求贈言於人者其何以
贈君邪近例教職錄科目粹學行及教有成績者率擢府佐與
州縣之正其卓異者又擬擢風憲之任以君言之正當是例無
不得者欲爲君期之矣足輕重所期者惟隨所至而益堅所守
位愈高心愈下雖在吾婺源之日無或異發春秋之緒餘措諸
事業轟轟烈烈使天下之人不敢以踈慵目爲教職者是則諸

君子贈言之意斯言也不惟可以贈君雖反其意以贈余可也
君名介字節甫實候官世家云弘治癸亥四月上旬序

送張別駕序

別駕張公一之在河間餘四載矣年六十有五疏乞致仕天官卿重公恬退遁列其賢勞擬加四品服色以上請恩旨既下公衣紫橫金飄然將南還適舜民以服闋詣銓需次未及祠部主事王君希仁謂舜民曰公吾婺源英才也今歸矣其高何如其榮又何如同鄉寓都下者翹首河間佇雲在目竟莫一餞子盍為贈言追送之始公與吾郡憲使伯綱軒同領成化乙酉鄉薦舜民時年十有三已知公清修俊偉為時名流及舜民忝仕籍辱教愛良厚公雖屢上春官弗利而名益彰歲甲辰銓試優等授知臨城縣弘治壬子舜民自江西赴考功公亦

後有所受
德藪巖公父母歲乙卯舜民朝賀
與邵北上公擢知趙州庚申舜民再自雲南北上公又受
擢讀擢同知河間府事每恨不得假道以請益臨城爲趙屬與
河間相望不數百里公二十年間應以律身仁以愛民勤以濟
事信以服之愈下操愈勵二郡之民感舊澤者借寇公而不可
得咏新恩者歌廉范而不能已觀風之使前後皆有剡薦名動
中外公又精力強健鬚髮黧然如少壯顧乃不肎大用而亟歸
爲蘇丁之二人豈以富貴爲功名以利害爲去就者所可及那
天官卿必有取於此矣是公之歸惟其高所以榮也贈言焉又
爲公輕重昔漢侯君房去臨淮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河間之
民於公行殆又過之第舜民庵此弗及見宋文覺夫留守西都

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富彥國年七十九餘皆七十以上獨司馬君實年六十四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公歸倡舉之儕民少公十有五歲正猶君實之於彥國他日縱歸或可用故事求預也敢因同鄉諸君子之意先言此以卜可否弘治癸亥重陽日序

送都綱存正序

吾新安諸寺惟水西太平爲大以其據郡西山水之勝舊有三十有六院也今存者十寺惟五明爲佳以其據披雲峯之椒俯視諸寺高而且邃也五明僧多賢官都綱者罔不充稱厥職若月舟之通儒書善吟咏余聞其名未及識之若普光之眞靜淳雅余嘗有贈言若泰蘅之通敏博洽自號吉菴又號太愚善書工詩似賈浪仙交際賢士大夫似文暢嘗求余書遊寺記亦嘗

以詩贈之此其凡未有存正爲古教而尚相維儒者隨額
悟融會宗教之言有日矣去年都侯關西公濟物持吉卷既
不凡則存正可知特爲之使嗣其都綱之任今年遣僧喻采上
天官吉慈而同行眞有知天性之恩者行道既畢
命授秩將奉吉慈而還過余寓館言別且請教余既贈之詩又
告之曰吾儒所學皆實理釋氏以空爲本然皆不出吾儒之範
圍也以言五蘊則色身莫不知所以自愛受苦莫不知其難受
樂莫不知其易受用莫不知其不可缺所想豈無其端所行豈
無其據所識世事豈無其迹而蘊不可空矣以言四恩則父母
之生師長之教國王之治施主之惠皆本生不可忘者而四恩不
可空矣苟一切可空令日胡爲而授秩他日胡爲而總方外之
政師徒胡爲而相臨之有情交際胡爲而相與之有禮邪至於

三緣七業皆可空者顧反不以爲空而切切論之又何邪存正
行矣師徒舟中冊思余言到官之日所轄諸寺僧求必無一人
知此道者試與一談使之不必求空於空惟擇三乘之旨而嚴
五戒之行以無負
朝廷度僧設官不廢釋教之意可也存正不以余爲迂遂請筆
之軸以去弘治癸亥重陽日序

贈吳縣簿序

饒陽縣簿管理易州山廠柴薪事休寧吳君以芳滿九載請付
致未得而行裝已具適余寓都下程上舍文中偕同郡縉紳諸
君子高其去謂余當贈之言君爲余老友也其先出漢番君其
遷休寧則自爾唐監察御史少微始少微子某爲中書舍人因
以所居石舌山爲鳳凰山其後或隱或仕代不乏人至君祖父

俱以厚德為鄉邦所重君自幼天資端厚而敏游邑庠有年淹
于場屋余初業舉子時過休寧一接之頃即辱嵗愛蓋君嘗學
春秋于大理寺正先兄春意軒其情有所自也成化庚子余為
行人君始貢上春官邂逅相見故人之懷藹然既而君卒業南
雍累科皆不利士友惜之余方繇御史遠謫不得以時與君通
問弘治甲寅君謁銓拜饒陽之
命明年余以江西按察僉事朝賀
聖節上京師翹首易州不二三百里非克一晤聞君幹濟公勤
已為總督大臣所重每檄兼收他郡柴薪及修橋梁道路處分
皆當今秋余以内艱服闋北上益聞君官成不怠屢考皆居優
等真足為本廠八府五州三十縣未卒者今總督少司空德興
張公廷式知君尤深君上書求退詩句有云宦邸白駒驚過隙

鼓圜黃菊想荒丘張公慰留再三且旌異之命官以旗鼓送至邸第然君去志浩然不可遏也近又奉公來與余再敘第余有淮揚之命不得少踐君行偕諸君子一餞徒能喋喋爲此言爾昔韓昌黎送楊少尹既以漢二疏去位故事美之又以古之鄉先生期之諸君子餞君之際誦此文以代陽關之曲可矣余言奚足贈哉文中於君與余皆姻友也弘治癸亥十月朔日序